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九

學海堂

古文尙書撰異

金壇段大命

玉裁著

書序第三十二

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取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玉裁今依馬鄭之舊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是也古文尙書與今文同

公羊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猶孫也疏云凡言孫

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尙書序云將孫于位讓于虞

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左氏疏取其說亦云帝堯孫位按此

知序本作孫淺人改爲遜又或刪釋文孫字音義耳作公羊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十九

段大命古文尙書撰異

一

疏者所據不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玉篇人部微字下書云虞舜側微微賤也

集韻八微曰微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微玉裁按此謂玉篇也

今集韻板本譌从彳

趙岐注孟子曰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

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

按舜典今本孟子注

疏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

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玉裁按舜典之敘卽虞舜側

微云云也亾失其文謂敘存而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

皆今文尙書古文卅四篇未曾得見則廿四篇之不得見更

可知也

閻氏百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書析堯典而爲二者不同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玉裁按趙氏注孟子早勅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乃舜字之誤故云爾

尙書正義曰鄭元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八二十四篇者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二

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筐元黃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黜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曾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亾其汨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亾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玉裁按所謂二十四篇者卽劉歆班固所謂十六篇也云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者謂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也鄭於二十四

篇皆云已逸而正義獨言此十三者謂舜典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罔命十一篇舜典入堯典中與其餘十篇皆見存但不置博士鄭謂之逸猶未爲誤也正義未知十一篇者別有真贗而非枚書十三篇者皆存祕府而非亾物鄭謂二十四篇爲逸篇類然可信孔冲遠信枚疑鄭此大繆也

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亾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甚明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飭

按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釋尙書多以四方釋方字詳雒誥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

皇清經解

卷五

九十九

三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下屬釋爲大設居方

汨治也音曰

鄭云汨作逸九共九篇逸

釋文曰眾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玉裁按此謂王本經文多六字非王注也不言舜典者正謂舜典未逸也此蓋僞孔書已行之後或識王本如此而誤躡入於經

尙書大傳虞夏傳曰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系之九共殷傳曰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系之帝告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系之說命按九共在古文爲逸書帝告說命在古文爲亾書伏生誦習百篇述其所記憶如此

據僞孔傳稟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則唐石經作稟爲是稟卽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作稟从禾非是

鄭云稟飢亾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

釋文曰矢本又作天謨字又作稷

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謨字鄭云大禹謨逸

皋陶謨篇自曰若稽古皋陶至俞往欽哉皆是也與今文尙

書同

鄭云棄稷逸尙書益稷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

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玉裁按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四

作僞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益稷因暨益暨稷之文易棄爲益閻氏百詩曰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於此知棄稷眞篇子雲得見之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釋文曰貢字或作贛玉裁按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

三字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

史記正義曰地理志云鄆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鄆三字一

也古今字不同耳玉裁按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

大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錐汭作五子之歌

釋文曰泐本又作內

鄭云五子之歌逸

王逸注離騷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此逸篇也玉裁按趙岐王逸輩皆知有逸篇矣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楚語士亶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章注曰五觀啓

子大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

雒汭傳曰夏有觀扈玉裁按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尙書

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

注證枚頤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

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今本斟氏戈氏衍一氏字若干或言若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卽觀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歌

蓋謂往觀地觀地卽雒汭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

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

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

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畔

然則觀地不在西河猶微子封宋康叔封衛微康不在宋衛漢東郡觀縣非雒

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柴之爲胙作僞者泥於歌

字敷演五章尙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乃惠氏定宇曰淫溢康樂野于

飲食將將銘竟未詳江氏叔澧曰當作竟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

舞翼翼章聞于大惠曰當天天用弗式按此五子之歌真篇之

辭也武觀者尚書逸篇之名武卽五觀卽歌也

或問子言五子非有五人其如潛夫論云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何應之曰王氏未見紀年但據舊籍認是五人耳如三老五更非有三人五人也且水經注巨洋水篇云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善長謂五爲人名觀爲邑名亦可證余說之非妄矣五觀蓋其名也此觀字衍文

韋昭但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史記魏世家正義曰太康第五弟之所封也夏衰滅之矣元和郡縣志觀城下同

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鄭云允征逸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六

正義卷二曰允征臣名此贖征字史記夏本紀集解可證也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義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爾雅

引逸書訓
我周王

自契至于成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鄭云帝告允釐沃允

史記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入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詰索隱曰一作佶上言從先王居故作帝佶王裁按佶卽學字也孔傳謂契父帝學都亳湯自商上遷亳故曰從先王居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按此帝告之佚

文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鄭云湯征亾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皆云尙書逸篇文王裁按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偽者誤采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亾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亾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殷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七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女鳩女方

鄭云女鳩亾女方亾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亾篇舊解是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按此釋文當在女鳩女方之後今單行釋征女鳩女方之前殊不可解用此正義曰鄭序以爲虞夏書知刪改釋文者全不求其文義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

於鄭元爲商書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鄭云夏社亾

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王裁按本紀次湯誓典寶之後與書序不同

疑至臣扈

鄭云疑至亾臣扈亾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正義曰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注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亾矣

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勦力同心以治天下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八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股俘厥寶玉諡伯仲伯作典寶

鄭云典寶逸

釋文曰諡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義伯中伯

殷本紀曰湯伐桀作湯誓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按正義舉鄭注書序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

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正義說

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棨

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正義所舉次第不同者尙未備也

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

次第伊訓之前尙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在明

居前也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鄭云仲虺之誥亾

殷本紀曰湯歸至于泰卷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詞又作洞則卷當為坰與尚書同其下有陶字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坰今定陶是也舊本或旁記其地名後人轉寫遂衍斯字玉裁按泰坰雙聲不必改字正義云陶古銘反則誤謂中冓作誥索隱曰仲虺二者冓一作卷為衍字也中冓作誥墨音如字尚書又作虺也

春秋襄十四年左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亾

者悔之下言推亾固存國之道襄三十年鄭子皮曰仲虺之

志云亂者取之亾者悔之下言推亾固存國之利宣十二

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此槩括八字為四字下

也書 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殷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九

于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

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非命

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

師 孫卿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

中藹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

為謀而莫己若者亾 玉裁按此皆作偽仲虺之誥者所本

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鄭云湯誥逸

殷本紀曰既紂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

諸侯羣后母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子乃大罰殛女母子怨

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
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
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
徐廣曰之一作政女母我怨以令諸侯玉裁按此或從孔安國問而
得之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句甄綜于伏生
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云咸有一德逸

正義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

第三十二玉裁按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在中湯誥後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十

湯誥後孔系之太甲時誤也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

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

文誥

絕句

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

今亡玉裁按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

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

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亡之如武威逸篇建武之際亡

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

之本篇以後三語系之太甲

啓單作明居

鄭云明居亡

殷本紀曰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鄭云伊訓逸肆命逸祖后也

殷本紀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祖后 孟子

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漢書律厯志

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

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尚書正義曰鄭注典寶序引

伊訓云載孚在亳 下文又曰征是三股未知亦伊訓語抑爲鄭語也 玉裁按孟子

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大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十一

三篇

鄭云太甲三篇也

殷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

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

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

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

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大宗

禮記表記篇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 緇衣篇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厥度則釋 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

孟子公孫丑篇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按追

活音同字異。禮記大學篇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云沃丁亾

殷本紀曰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管篇

玉裁按經無太字皆本作大而音太衛包乃改爲太字開寶中又盡刪釋文之大音太以泯其與衛包鉅錡之迹然書序大甲皆作太甲而伊陟相大戊釋文曰大音太獨幸而未刪禹貢大原大行大華皆作太而揚州大湖音太湖獨幸而未刪以其未刪者僅存則可藉以證全經之字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攷異

主

鄭云咸艾四篇亾

五行志引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鄭云伊陟亾原命逸

江氏叔澧曰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太戊三字太戊篇名

也因下大戊贊于伊陟壘太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之數多一篇殷本紀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篇適得百篇之數也玉裁按馬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太戊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賸作太戊三字字數適相當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句絕原命別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句絕疑至臣扈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正義卷二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玉裁按肆命二十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古文逸篇僅存其目而目之五異復如此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鄭云仲丁亾

殷本紀仲丁遷于囂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鄭云河亶甲亾

殷本紀河亶甲居相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鄭云祖乙亾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按說文六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
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記作邢今說文
邢音賢經反皆非也集韻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
記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
哲云尙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
南孔子壁中尙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
皇清經解 卷吾九九 殷大合古文尙書撰異 十四

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玉裁按此晉書所謂昔在箸
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也唐初尙存今則亾矣與
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
年作自奄遷于蒙北曰殷

正義曰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
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
字知東哲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爲淺人
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
作始字乃合亂字見汗簡集韻古之四聲韻羣經音辨用此
知作正義時原有將古篆寫成之古文尙書卽流傳至郭忠
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鑄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原

流未可信陸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微當
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尙存祕府所說殆不虛鄭
注尙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徵庸三十易爲二十未
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
始滑治咎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
云古文尙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尔
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

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
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
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
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
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
三篇

按大史公曰盤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蓋今
文尙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周禮大祝注曰詒謂康誥般庚之誥之屬也王裁按左氏傳
云般庚之詒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得二字同體說
文尋取也尙書高宗夢尋說是也王裁按衛宏詔定古文官
書卽孔冲遠尙書正義顏師古漢書注引用其序及韓退之

所得諸李服之者其字體僅見於元應所引三條曰尋得同體曰枹桴同體曰圖畫同體元應引書序高宗夢尋說今尚書作得說蓋天寶中衛包所改也陸氏釋文未嘗有尋說之文者蓋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所重定非陸之舊也元應引說文見部尋取也而不引彳部重文尋古文得字也竊疑許君不應一字再置一以爲小篆一以爲古文且得下云行有所尋也以尋訓得則異字矣其下何又云尋與得同字蓋後人據衛宏官書而增之歟

說文四篇夔部曰夔營求也从夔人在穴中商書高宗獲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絕句巖穴也按營求者規畫而求之

也从夔人在穴中大徐作从夔从人在穴上謂舉目使人攬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案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百工營求之營大徐作夔非也小徐注尙書作營四字恐有誤或後人妄增之許引書而釋巖爲

穴以證夔人在穴中此證字形非證字義與引百穀艸木麗于地以釋麗从艸麗引豐其屋以釋豐从丰豐一例淺者不知此改營爲夔未能讀許者也山部曰巖岸也此云巖穴也者岸有穴可居非有二訓也丁字下曰山石之厓巖人可居丁字下曰因丁爲屋也是也

凡說文引經傳有用以說字形者引易爲尤多如引易曰井者灋也說荆所以从井也引易明出地上晉說晉之从日也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相所以从目木也引易曰豐其屋說豐之从丰豐也引易曰百穀艸木麗於地說麗之

从艸麗也引易曰利者義之和也說利之从和省也引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說葬之从艸也引易曰先庚三日說庸之从庚也引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說去之从到子也引詩曰六辔如絲說繇之从絲也引春秋日有食之說有之从月也引孟子罔市利說買之从网貝也其他引祕書日月爲易引淮南王說元田爲畜引韓非倉頡作字自營爲厶背厶爲公皆講字形會意之指非訓字義也淺者謂爲訓字義於是改豐其屋爲靈其屋麗于地爲麗于地而全卦內豐字麗字何以稱焉

巖史記作險說禮記作兌

楚語韋注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之傅巖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七

作說命

鄭云說命三篇亾

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尙書今亾 學記篇兌命曰敬學半 學記篇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 緇衣篇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句絕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純或爲煩 按此皆說命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傅

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傳說語與僞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亦兌聲不必謂字之誤 尙書

大傳段傳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按此亦說命之佚文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誥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殷本紀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响五行志曰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雉此今文尙書升作登也鄭云高宗之訓亾

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謹注云名篇在尙書江氏叔澧謂當是此高宗之訓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六

殷本紀曰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

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

尙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武丁與殷本紀乖異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按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爲一篇則受字始見於大誓孔氏數百篇之序冠其篇首則受字始見於此序故孔於此爲之傳而正義所引鄭注云帝乙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此自是大誓之注正義牽入此處耳凡古文尙書而外今文尙書及他經傳皆作紂此鄭所以爲之說也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馬云廢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卽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今本盟作孟攷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此蓋尙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指此義疏之體例也衛包因盟字音孟乃改經文爲孟以後又改正義至開寶閒又改釋文大字作孟刪去小字音孟以滅其迹

大各本作泰今作大以還舊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眾王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九

注云以大道誓眾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

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隨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大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也卽如大子大宰卽冢子冢宰冢大也見釋詁俗讀大誓爲太誓因而復改作泰誓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晁氏曰開元閒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新經以交泰爲說真誦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玉裁謂據正義引顧彪說則作泰尙在彪以前非衛包始改王氏所謂古文者乃宋次道家之本晁氏所謂今文者卽衛包改本也自天寶已後謂衛包改本爲今文尙

書

漢書律厯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律厯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爲十三年事似書序一月之上當有十三年三字志引書序大誓八百諸侯會在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之下而不在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之下疑今書序有脫誤非劉歆班固所據之書序也然周本紀九年觀兵盟津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告于眾庶商之十二月卽周之一月一月卽癸十一年書序本無脫誤似不必過信劉歆鄭康成說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俟以燎後五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殷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二十

日火流爲鳥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尙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俟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尙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俟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鵬其色赤其聲鳧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爲鴉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

穀苾應周尙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
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
牟

詩大雅文王序正義曰大誓說武王升舟疑舟稱天子得魚
卽云王俯取

詩魯頌閟宮正義曰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
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

詩大雅大明正義曰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
下地咸曰孜孜無怠

鄭君詩諡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俗
作泰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
誤

皇清經解 卷吾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有政有居

詩小雅鴻雁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

曰今大俗本作泰誤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
有善政有安居按此必引鄭注也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小雅正月正義曰尙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

詩大明正義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大公也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作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于王

舟

說文三篇支部攷字下曰攷攷汲汲也又攷子聲周書曰攷

攷無怠

說文十二篇手部曰搯搯也依小徐外手音聲周書曰師乃

指搯者抽刃以習擊刺也依詩釋文引詩曰左旋右指玉莪按此

引周書而釋之明周書指不訓搯如圍者升雲半有半無望

者疾惡也同一文法古音指抽同在第三部明此指爲抽之

假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清人之指亦訓抽今本徑作抽字

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此所引周書卽尙書大傳大誓之

師乃指鄭注大傳曰指喜也大傳字从心與从手異者大傳

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脩者孔壁本也如雕鳥之異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涖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涖

周禮大祝疏曰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于聞古先哲王之格

言以下天子發拜手稽首

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

皇清經解 卷音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圭

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伊耆氏疏曰今文大作秦誤誓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

尙書正義曰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

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鵬五至以穀俱來

玉莪按尙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傳皆作鳥此

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鵬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鵬鷖鳥也

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雕當爲雅雅鳥也此以後

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鳥者雕與雅形略相

似故云當爲雅而訓鳥也賈逵奏尙書疏云流爲鳥尙書正義卷二

此蓋分析鳥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尙書古文尙書

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秦上之疏尙存孔冲遠得引之

右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尙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文大誓則不得呼馬鄭王所注真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真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二十四逸篇爲張霸僞書

尙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鄭注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天子也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克才子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子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大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鳥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

皇清經解 卷吾音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尙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鼓音符躁後漢書劉陶傳武旅將帥和睦士卒鳧藻魏志曰鳧藻卽鼓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用斯師乃愔前歌後舞鄭注愔喜也眾大按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間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周本紀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

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天子發言奉文王以

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齊粟信符節有司也

哉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子畢力

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尙父號曰

鄭元曰號令總爾眾庶之軍法重者

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眾與周之象也

索隱曰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鳥皆見周書及今文

誓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鳥

其色赤其聲魄云

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元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幸父

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

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鵬鵬擊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伐紂鄭元云鳥是孝鳥言

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解也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

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

二年間紂昏亂暴虐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

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

以不畢伐

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皇清經解

卷吾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

津諸侯咸會曰孽孽無忌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

馬融曰動逆離天地人也邊其王父母弟

鄭元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斲棄其先祖

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子發

維共行天罰劬哉夫子

鄭元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玉莪按

此不必皆大誓語以不能分別姑全錄之

史記齊世家曰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

師尙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

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文上下竝今文又誓總爾

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此大誓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

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尙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

今文泰誓王裁按此即尙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

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尙書而字異又按武帝

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

武帝即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

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對奏上由是改元為元狩按是

年武帝即位之十八年軍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尙

書泰誓之辭

漢書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

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玉裁按永此引書共廿五字上十字

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

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收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存或讖

其指收誓為大誓非也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

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

古曰周書泰誓也

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議曰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亾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尙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劉向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王裁按武帝紀元朔元年卽位之十二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按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已僇大誓則非出於武帝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庚

末年又一證也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天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

右史記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

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

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尙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語與

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大誓後得

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書論曰

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

夏侯尙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

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僞孔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

眞者爲今文也

玉裁按此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而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時得諸民間與博士讚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曰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尙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般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

古文尙書出孔子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書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之數何以符合馬鄭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七

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融書序曰尙書正義卷十一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

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于王屋流爲鵠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

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春秋襄卅一年正義作則取于凶殘近是此依僞古文改耳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按此所引三受字皆本作紉淺人改之春秋襄三十一年正義所引則未改也今之大誓

俗本正義譌爲今文秦誓漢人不目此三篇爲今文明矣

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
知矣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
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質彼之僞凡
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銜此之真枚頤上之
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真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亾
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八
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鵬
伏作烏鄭注讀鵬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若三
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
春秋襄二十一年左氏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天
今尙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左氏傳子羽曰大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昭二十四年左氏傳
萇宏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
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左氏傳君子曰大誓所
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
誓故曰朕夢協于 明道二年本無于 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注
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 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注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亾乎 鄭
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禮記坊
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尙書篇名也今大誓無此

章則其篇散亾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

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趙注曰

大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尙書大誓篇後得

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玉裁

按趙氏但守今文尙書而不見古文尙書故云爾 萬章篇

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孫卿議兵篇大誓

曰獨夫紂 墨子兼愛下大今本作泰 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暉

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尙同下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

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非命上於大

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

皇清經解 卷吾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无

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

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祀也曰我民有命母僂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非命下

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

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

帝 天志中篇大誓今本作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

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僂傳務天下天亦縱棄

紂而不葆 玉裁按此皆漢時大誓所無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釋文曰韋昭辨釋名云車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

玉裁接近人多疑此語不知韋時遮字章魚切車字尺遮反卽丑居切也麻韻之音成於晉以後晉以前無麻韻也向以語畢氏秋帆秋帆載其說於釋名疏證

周禮戎僕注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車僕注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周本紀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呂氏春秋簡選賁因二篇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氏叔灋曰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士說劍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玉裁謂江說近是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人之數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風俗通義皇霸篇尙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與今本異孔晁注逸周書所言士卒虎賁之數亦未審

釋文曰牧徐一音茂玉裁按說文作母字林母音母徐云牧一音茂者茂字舊讀上聲同母也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母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

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母野按作紂者從今文尙書說文引說命牧誓序卽謂之商書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畧識其政事作武成

匡謬正俗曰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畧徐仙民音畧爲始授反按武成當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此與序意相承說文解字云畧籒也字林畧音火又反獸字久畧久犬斯則六畜字本作畧於後始借養畜字爲耳且畧獸類屬不同畧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有故爾雅論馬牛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較然可知武王所歸放者既是馬牛當依畧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

玉裁按據顏監說則知尙書武成序本作畧自徐仙民讀始售反而衛包改作獸釋文原本當曰畧許救反徐始售反本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或作獸開寶中妄改之

魏都賦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尙書曰往伐歸獸左張在晉初其本固作獸古渾言則畧獸不分析言則別

周本紀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按行狩卽歸獸也古獸狩通用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蕙蟲弊狩卽惡蟲弊獸也

鄭云武成逸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

律麻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旣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武成篇曰惟四月旣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馘于周廟玉裁按班云向子欵作三統厯及諛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欵說也欵時武成未亾故欵傅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亾矣又云畢命豐荆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肫王命作策豐荆亦是欵所傅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三統厯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殷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又皇清經解卷五頁九殷大令古文尙書攷異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厯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內事

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懌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于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乃今文尙書系周書者古文尙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釋文曰班本又作般

鄭云分器亾

殷本紀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般之器物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鄭云旅斃逸

釋文曰斃馬云作豪酋豪也正義曰鄭云斃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王裁按此篇當馬鄭時尙存於祕藏馬鄭得見其文故知其訓爲獻見酋豪也斃當是故書本作斃馬鄭讀爲酋豪僞孔讀爲斃大如鳥夷改鳥夷東至于醴改澧之比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云旅巢命亾

集韻五爰巢力交切按卽徐仙民之呂交反也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尙書大傳大誥在金縢前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旣黜殷命正相銜接釋文誥本亦作雲玉裁按汗簡集韻皆有莫字據汗簡古文四聲韻其字下从宀非从才也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云微子之命亾

周本紀曰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鄭云歸禾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
廣曰歸一作餽

魯周公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
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玉裁按歸餽古二字通用如古論語
作饋魯讀饋爲歸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鄭云嘉禾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周公世家周公既受
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今書序作旅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玉裁按說文旅古文作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然則魯天子
之命卽旅天子之命也旅者陳也與臚同謂陳逆天子之命
也六書假借以旅爲魯亦以魯爲旅二字古文通用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冊立于阼階
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按嘉禾篇不在多得十六篇
之內然則是亾篇非逸篇也而云逸嘉禾篇者蓋取諸張霸
百二篇之內漢書言霸采書序等爲百二篇則其篇目皆依
書序又多二篇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者中書謂安國所獻
之五十八篇也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

孔傳云國康叔本篇正義引序云邦康叔則知今本邦字作

封葢亦衛包改之序又云邦諸侯僞蔡仲之命篇乃命諸王
邦之蔡榘宗元封建論曰設五等邦羣后邾詩諡云以殷餘
民封康叔於衛此鄭易字便文也

周本紀曰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

酒誥梓材

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
焉今亾夫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尙書闕酒誥也
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廁其間如咎繇
矢厥謨禹成厥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
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旣勝夏欲遷其
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

皇清經解

卷吾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三

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按
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
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
也尙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行志引劉向說
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尙書大傳
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漢書注譌作與尙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
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
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亾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亾矣
故曰今亾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成王在豐欲宅維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維誥

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均
作召誥雜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周禮地官敘官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五

君夷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鄭云成王政亾

賈逵注左氏周有徐奄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卽淮夷見春秋昭元年正義

釋文云政馬本作征云正也

尙書大傳周傳曰成王政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玉裁按此必篇中有此語伏生記憶釋之非釋書序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鄭云將蒲姑亾

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

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疑踐奄遷其君

薄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鄭云周官亾

周本紀曰成王既紂殷命曩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正義卷二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

前第八十六玉裁按史記亦多方周官相接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毛

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是則鄭君親見古文周官之證

也又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

是周官古文有立大師云云十一字作僞者曩之

周公作立政

玉裁按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

公作立政皆讀尙書而義自見者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鄭云賄肅慎之命亾

釋文云肅慎馬本作息慎北夷也按周本紀五帝本紀作息

慎春秋左氏傳外傳皆作肅慎王氏鳳嗜曰王會篇稷慎卽

息慎肅息爲雙聲息稷爲疊韻也

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古俾平萃辨皆訓使故堯典平秩馬本作萃而訓使今文則作辯秩雜誥平來來示子亦作辨來此皆雙聲也史記俾作賜則又爲疊韻字江氏叔澐曰王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王裁按王俾榮伯四字句絕謂使榮伯賜子肅慎史官乃作賄肅慎之命也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古書往往因字複疊而有脫文儀禮賄用束紡鄭注賄子人財之言也

又按薛氏季宣書古文訓卑畀字形不別或謂當作畀榮伯非也古音卑在十六部畀在十五部音理殊隔羣經音辨引禮注棄妻畀所齋作卑所齋亦字之誤也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天

周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鄭云亳姑

傳言周公徙奄君於僕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按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云君陳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尙書今亡 緇衣篇君陳

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篇君陳

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鄭注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大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

侯以相大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大子釗見於

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

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曰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周本紀曰大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

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

皇清經解 卷五十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完

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為二篇皆依孔子序尙

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云畢命亾按亾疑當作逸

周本紀曰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玉裁按

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云尙書脫一公字

律麻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荆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冊王命作策豐荆 尙書正義引孟策下有書字

康曰逸書篇名惠氏定字古文尙書考曰逸書二十四篇有

罔命愚謂罔當為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麻引畢命豐荆十

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玉裁按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祕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罔命可知矣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鄭云君牙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

尚書篇名也玉裁按作尚書篇名也當云名篇在尚書今與君陳一例資當爲至齊魯

皇清經解 卷吾九十九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四

之閒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罔爲周大僕正作罔命

鄭云罔命逸按逸疑當作

說文十篇亦部曰槩驚走也一曰往來兒久亦聶聲本無聲字今補

周書曰伯槩古文罔古文玉裁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

古文言伯罔五字如粵杵古文言由杵之比蓋作罔者古文

尚書作槩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槩今本

漢書作罔者諛字也尚書釋文罔九永反亦作罔亦槩之

諛字也槩俱往切亦俱永切罔今音在庚清部古音在陽唐

部

又按集韻三十八梗，匪人名。周有伯詘，通作囧。此蓋因說文古文詘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景。

周本紀曰：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禦申誠。徐廣曰：一作部。大僕

國之政作禦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鄭云：蔡仲之命，亾。

正義卷二曰：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柴誓前第九十六。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祝鮀曰：管蔡啓商，甚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王裁按左氏傳，緇衣篇引尚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柴誓。

王裁按：開古文闕字，說文十二篇門部曰：闕，開也。从門辟聲。

虞書：開四門，从門从卩。柴誓序釋文云：開，今本釋文改作開。舊讀皆

作開。馬本作闕。不云舊本而云舊讀，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其字正作闕。顏氏匡：謬正俗

云：柴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林，古闕字闕訓，開

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闕。作闕。爲開。陸顏二君皆

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闕。唐石經初刻，從馬君作闕，尙

爲不誤。後依衛包改爲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開如開而字

形不誤。衛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也。古文闕與開古

皇清經解

卷吾九

段大令古文尚書撰異

聖

開所爭些子是以舊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開作闕誤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
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胙作胙誓徐廣曰胙一作鮮
一作獮

正義卷二曰孔以柴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

呂刑前第九十七

呂命穆王訓夏曠刑作呂刑

大雅崧高鄭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曠刑按呂命穆王訓夏
曠刑八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
命高宗

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制辟命曰甫刑

皇清經解

卷音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聖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曰馬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

史記晉世家說晉文公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
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
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玉裁按此及自序曰嘉文公
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劉向新序善謀篇亦稱晉文公之命
皆用今文尙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禮葬魯得

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曰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
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鄙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

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穀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
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
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
記余過

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併書序得
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間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
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
壁有之民間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
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
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臧與安國書曰聞尙書二十八
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
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
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
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鬯紂受牧姆
行狩歸置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母逸無
逸息慎肅慎伯黎伯冏胥猶誓柴誓甫荆呂荆之類皆今
文尙書古文尙書之異也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

段大令古文尙書撰異

聖

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題辭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者玉裁宰巫山事簡所訂也曷爲三十卷從漢志也夫人而曰治毛詩而所治者乃朱子詩傳則非毛詩也是以訂毛傳也故訓傳與鄭箋久與經文相雜廝曷爲每篇先經後傳也還其舊也周末漢初傳與經必各自爲書也然則漢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本各自爲書今釐次傳文還其舊而每篇必具載經文於前者亦省學者兩讀也傳多於經一卷其分合今無攷也傳之與經雜廁放於何時蓋鄭君箋詩時所爲也毛傳於魯齊韓後出未得立學官而三家旣亾孤行取久者子夏所傳其義長也其稱故訓傳何也古者傳以述義如左氏公羊氏穀梁氏之於春秋子夏之於喪服

皇清經解

卷六百

段大令毛詩故訓題辭

一

某氏之於小正皆是也釋故釋訓以記古今異言爾雅是也毛公兼其意而於故訓特詳故不專曰傳而曰故訓傳是小學之大宗也序亦毛公作與鄭志於常棣曰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沈重曰據鄭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不得援范氏後漢書衛宏作毛詩序一語爲左證也傳說皆子夏所傳而毛公述之則序亦子夏所傳而毛述之猶韓詩芣苢漢廣汝墳蝮蝥賓之初筵諸序散見於唐人所引者多與毛異亦必韓嬰所自述也序爲毛公所自述故傳詩而不傳序也以序放於子夏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雖其辭亾而其義存也以序述於毛公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皆大夫刺幽王鄭箋皆當爲刺厲王定爲作故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也鄭

箋云眾篇義合編至毛爲故訓傳時乃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篇義列於毛公也今仍之者從其舊也列故訓傳於篇後而正其譌踈補其脫落其通釋大義者則必複舉經文其訓釋一字一物者則不必複舉經文凡欲還經傳各自爲書之舊而又斟酌媾繇繆也春秋小正傳體無不複舉經文者毛公傳體亦猶是也箋詩時析置經文下則刪節其複舉而轉寫又多譌媾也夫人而日治毛詩而有其名無其實然則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編烏可以已也讀毛而後可以讀鄭攷其同異略詳疏密審其是非今本合一而人多忽之不若分爲二次第推燾也乾隆甲辰四月二日

皇清經解

卷六百

段大令毛詩故訓題辭

二

皇清經解卷六

學海堂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

王裁訂

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 國風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章句既移篇前則都數空在此

三十四章鄭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各本章句在篇後今案孔穎達云定本章句在

篇後然則孔氏正義本章句在前可知也杜甫以曲江三章章五句為題書於前知唐本多如此

關雎后妃之德也

周南為王者之風故曰后妃天子之妃曰后也召南為諸侯之風故曰夫人諸侯之妃曰

夫人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

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

皇清經解

卷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一

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亾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

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

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荆政之苛

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

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

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此序之釋論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

是關雎之義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

俗州字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

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皇清經解

卷六百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二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與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

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

淫其色慎固幽渙若雎鳩之有別焉

此傳之釋論語樂而不淫也

然後可

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

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幽閒

也幽釋窈閒釋窕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介正也釋言窈肆也又窈閒也方言美心為窈美容為窕淑善也

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

之好匹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荇接余也流求也

毛意謂流猶求也沿流而

求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寤覺

也寤寢也思服服思之也悠思也琴瑟友之宜以琴瑟友樂

之芼擇也

流之采之乃擇之而升於鼎矣禮曰芼芼牛薑鐘羊芼豕薇是也謂之擇者去其敗葉根須也

鼓樂之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

此樂如字

葛覃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師敬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序意蓋謂歸寧父母為嫁而事舅姑詩多言后妃在父母家之德而及于歸善事舅姑化天下以婦道故曰后妃之本也本其婦道之基於女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絺為綌服之無

斲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此係俗字我衣害澣害否

凡經典然否字古祇作不後人改加口耳歸寧父母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與也覃延也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

皇清經解 卷六百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三

頰辱者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博非徒端反黃鳥非倉庚灌木取木也取積也从艸取才句反右

此與七月傳迥別灌木取木也書取字多誤為最字从日

是以顏黃門說周氏劉氏讀俱會租會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二反釋文亦云一本作最作外反也莫莫成就之貌澣養之也此謂澣即鑊之段借也鑊所以養

之日澣者煮之也為毛公所本詩正義不得其句唐石經全

正上字作澣下字作鑊取繆用正字則皆金旁用段借則皆

可水為絺為綌服之無斲精曰絺麤曰綌斲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紉公侯夫人紘縗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

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歸汗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始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害澣害

否害何也

此謂害即曷之段借也曷何為轉注段害為曷則皆何害何也近時俗本改害為曷○害本不訓何而曰為也則可以知害為曷之段借也此一例也若段干直扞直云干扞也段朝為朝直云朝朝也此指段私服宜澣公服宜否歸借之例毛傳言段借不外此二例

寧父母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或云此九字恐後人所增毛云寧安也毛

意同草此蟲箋所云寧父母說文晏安也引詩以晏父母即毛經之異文一說與序說不同

卷耳四章章四句

玩又當二字可知古各序合為一篇故蒙上而言

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

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

皇清經解

卷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四

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磴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

矣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

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懷思寘置行

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

者 余正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瓠與傳互異今按崔嵬

者言石勢為宏瓠說文作岵岵之言沮也石山有土沮如然

傳似長矣或毛所據不同 虺隤病也我姑酌彼金罍姑且也

或尔疋文異而解則同 人君黃金罍永長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

也傷思也石山戴土曰磴瘠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 此謂吁

段借說文曰吁息也何人斯都人士吁同此

穆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履祿也綏安也荒奄也將大也榮旋也成就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句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蚣蝑也詵詵眾多也振振仁厚也薨薨眾多也繩繩戒

皇清經解

卷六百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五

慎也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

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天天其少壯也說文

曰桃木少盛貌然則毛謂灼灼華之盛也此謂灼灼即焯焯

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其室家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有蕢

其實蕢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家室猶室家也其葉蓁

萑萑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為宜也

兔置三章章四句

兔置后如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眾多也

蕭蕭兔置椽之丁丁 𨔵𨔵武夫公侯干城 蕭蕭兔置施于中

達 𨔵𨔵武夫公侯好仇 蕭蕭兔置施于中林 𨔵𨔵武夫公侯

腹心

蕭蕭敬也兔置兔罟也丁丁椽杙聲也𨔵𨔵武貌干杆也

干本不訓杆以干為杆此之謂段借依聲託事也爾雅之例有言轉注者有言段借者毛傳亦兼之如干杆也觀朝也皆謂段借

達九達之道中林林中公侯腹心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皇清經解

卷六百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六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擷

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芣之 采采芣苢薄言

禡之

采采非一辭也

謂非一采而已之詞

芣苢馬鳥馬鳥車前也宜懷妊焉

薄辭也

辭當作詞說文作晉意內而言外也說文凡文辭作辭辭說也凡形容及語助發聲作晉如芣苢之薄漢

廣之思草蟲之止大叔于田之忌是也薄見葛覃矣於此始為傳者漢人傳注不限於首見也

采取也有藏之也擷拾也捋取也芣執衽也扱衽曰禡

漢廣三章章八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

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

思作息者諺字也葛生民勞傳皆曰息止也此若作息則當有傳

漢有游

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

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萸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與也南方之木美喬上棟也思辭也漢

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潛行爲泳永長方泝

也 說文曰方併泝也泝者編木以渡亦是併泝之類 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

以上曰馬萸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 經傳駒字依林林皇皇者華正

之皆當作驕

汝墳三章章四句

皇清經解卷六百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七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

勉之以正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飢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

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

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枚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朝朝

也 此謂段借 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鱗赤也魚勞則

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

麟之趾三章章二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

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與也趾足也麟信當云信獸恐有奪字以騶虞傳却之而應禮以足至者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定題也公姓公同姓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族公同祖也

皇清經解卷六百終

皇清經解卷六百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嘉應生員葉榦校

八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一

學海堂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

玉裁訂

周南鵲巢故訓傳第二 國風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夫人謂太任太姜及太妣文王未受命時太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鄭云先王斥太王季文王也俗本刪文王字蜀石經文選注有之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尸鳩乃可以配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一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一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興也鳩尸鳩秸鞠也尸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方之方有之也方有之猶今人云正有之俗本以方逗以有之句大意將送也盈滿也百兩成之能成百兩之禮也

采芣三章章四句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夫人 執芣采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

以薦王后則芥菜也之事祭事也之事與之子同古之是問用之事猶是事也是事祭事也之子嫁子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被首飾也僅僅竦敬詩若言公侯此事也夙早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

阜螽螿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未見君子憂心

皇清經解 卷六 皇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忡忡忡忡猶衝衝也凡言衝者以俗語釋古語之詞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

義止辭也辭當作詞覯遇降下也南山周南山也蕨鼈也媿媿憂

也說服也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悲嫁女之家不息火三

日思相離也夷平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

烹也此謂湘即蒿之段借說文蒿式羊反煑也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皆作鷓注引韓詩于以鷓之然則韓詩正

字毛用段借古文。錡釜屬有足曰錡，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他處多有似此者。錡釜屬有足曰錡，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宮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甘棠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

惕。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也。伐，擊也。芇，草舍也。召伯聽男女

之訟，重煩勞百姓。

今本重上有不字，蜀石經無。與漢書司馬相如傳句法同。

止舍小棠之

皇清經解

卷六皇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三

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悅其化，思其人，敬其樹。

依唐定本崔集注三

十七字爲毛傳，宋本岳本芇草舍也。連下皆爲箋。 惕息也。說舍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

陵貞女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

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

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興也。厭浥，溼意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誰謂雀

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不思物變而推

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塢也。說文作确也。堅。室家

剛相持之意。

不足昏禮絨帛不過五兩也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墉牆也視牆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不從終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羔羊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它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

自公

小曰羔大曰羊素絲五它素白也它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革猶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一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四

皮也

有毛者曰皮去毛者曰革比而同之故曰猶

絨縫也羔羊之縫縫言縫殺之

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東門之扮傳云醜數也烈祖傳云醜總也然則此傳數字當讀數畧之數五總

猶俗云五簇也上文它數也亦當如此讀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違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

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出地奮震驚百

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何斯何此君子也斯此也遠去也遑
暇也振振信厚也在南山之側亦在其陰與左右也息止也
在南山之下或在其下也處居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分求
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篲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其實七分興也標落也盛極則墮落者梅也七尚在
樹者七吉善也三在者三也今急辭也墲取也謂之不待備
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
以蕃育民人也

皇清經解

卷六皇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五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
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喁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喁彼小
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禡寔命不猶

喁微貌小星眾無名者三心五嚙四時更見肅肅疾貌宵夜
征行寔是也命不同命不得同於列位也參伐也昴階也衾
被也禡禡被也猶若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
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
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
也歌

江有汜與也決復入爲汜其後也悔嫡能自悔也渚小洲也
水枝成渚處止也沱江之別者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疆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
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苞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楸野有死
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虜也
吠

皇清經解

卷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六

郊外曰野苞裏也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
之獲而分其肉白茅取潔清也懷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誘道
也樸楸小木也野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苞之也如玉德如
玉也舒徐也脫脫舒貌 此從定本 感動也悅佩巾也虜狗也非禮
相陵則狗吠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何彼禮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
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禮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禮矣華如桃
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
之孫

何彼襍矣唐棣之華興也襍猶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誰和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伊維緝綸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鶴巢之應也鶴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犯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嗟乎騶虞

茁出也也當作貌

葭蘆也壹發五犯豕牝曰犯虞人翼五犯以待

公之發也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

應之蓬草名也俗增一歲曰縱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一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二

學海堂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

王裁訂

邶柏舟故訓傳第三 國風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 章三百六十三句

柏舟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游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

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

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癖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皇清經解 卷之皇 一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不能奮飛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興也汎汎流貌凡經文一字傳文壘字者例此柏木所

以宜為舟也亦汎其流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耿耿猶微

微也隱痛也微我無酒以敖以遊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

也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據依也彼彼兄弟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君子望之儼然可畏禮容俯仰各有威

儀耳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曰衛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為毛

傳各有威儀所本即下文棣棣富而閑習也左傳杜注作富所謂富而閑習物有其容

蓋右本如此不可選物有其容不可數也愠怒也悄悄憂貌閑爚右今字

閑病也靜安也擗拊心也標拊心貌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

矣不能奮飛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

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亾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

說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黃裏興也綠閒色黃正色曷維其已憂雖欲自止何時

能止也上曰衣下曰裳綠兮絲兮綠末也絲本也俾使也說

過也淒寒風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古之君子實得我心

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泣 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竚立以

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

我心 何氏壬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勗寡人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燕燕颯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之子

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瞻視也飛而

上曰頡飛而下曰頡 上下字當互易頡同頁頁頭也飛而下

天 允向 將行也竚立久立也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南

陳在衛南仲戴嬀字也壬大也塞墜也淵深也惠順也勗勉

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息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逝遠也此謂段借也逝遠義

本不同段 逝為速 古故也胡何也此變聲 定止也冒覆也逝不相好

皇清經解 卷之皇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三

不及我以相好也寧不我報盡婦道而不得報也出自東方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也良善也述循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寤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且暴興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也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莫往莫

來人無子道以來事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陰而風日曠寤殆也毛作寤殆也鄭云寤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此鄭改字也唐石經以下經傳皆從口是用鄭廢毛嚏

不得訓
聆明矣。 嗙嗙其陰如常陰。 嗙嗙然虺虺其雷。 暴若震雷之聲。
虺虺然懷傷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 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 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惻。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 鏜然擊鼓聲也。 使眾皆踊躍用兵也。 漕

衛邑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 平陳於

皇清經解

卷六 官零二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四

宋憂心有忡，憂心忡忡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有不還者

有忡其馬者也。 山木曰林，契濶，勤苦也。 說數也。今俗語云：說數俱

也不我活兮，不與我生活也。 洵遠也。洵，韓詩作夙，夙遠也。 毛

之，段借也。 故讀呼懸反。 信極也。信，仲古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 天天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

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

勞苦。 覲，晬黃鳥。說文：無晬字，疑此本作覲。 覲，載好其音。 有子

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心難長養者心字各本奪今補棘心對下棘薪言謂棘之初生萌葉故云難長養者棘心至於天天然盛則母氏之劬勞可知矣天天盛貌劬勞痛苦也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於浚覲皖好貌慰安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諷其翼泄泄然皇清經解 卷之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五

也詒遺也伊維也阻難也展誠也瞻視也忮害也臧善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渰涉渰則厲淺則揭 有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匏有苦葉濟有渰涉興也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渰則厲淺則揭以衣涉水為厲由帶以上

為厲爾雅以衣涉水為厲由帶以上為厲此二說而並存之正義云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今定本如此按

定本出於小顏恐屬脫改傳不引由膝以下為揭者由膝以下即下文揭衣之訓也必兼云由帶以上為厲者與陟衣涉水不為一訓也伏注左氏鄭注論語云由膝以上為厲此用爾雅以衣涉水之訓韓詩云至心曰砥此用爾雅由帶以上

訓之揭揭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淺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

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有瀾濟盈有鶯雉鳴瀾淡水

也也當作貌盈滿也淡水人之所難也鶯雉雉聲也衛夫人有淫

泆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宣公有淫

昏之行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濡漬也由軌以下爲軌

古者輿之下兩輪之間方空處謂之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車兩輪間曰軌此以廣隱言之凡言度涂以軌謂此毛詩傳曰由軌以下曰軌此以高下言之凡言濡軌滅軌謂此穀梁傳曰車軌塵謂以軌高廣節塵之高廣中庸車同軌亦謂車制高廣不差軌亦云徹徹者通也其中通也近人專以在地之迹謂之軌徹古經不可解矣毛不云由輿以下者水濡至於輿下軸上之軌則必人輿矣故以輿下之軌爲高下之節驗禮義之不可過也自下調作上乃議改軌爲軌唐以前龜美反則古本不誤也違禮義不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

走曰牝牡雌雁聲和也納采用雁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二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六

迨及泮散也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叩須我友招招

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叩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

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

義昏姻不成

谷風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

離絕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僂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

戲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

其止 毛作止鄭始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荀我

易作泚義異

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淡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何有何必僣勉求之凡民有忝匍匐救之 不我能僭反以我
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讎 讎正字善俗字史漢尚多用雖高祖
祖紀讎數倍謂價屢負而不與也 晉
育恐有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子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
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洗有潰既詒我肆不念咎者伊余來
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
和而谷風至 此下當有谷風至而雲雨成七字 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

繼嗣生僣勉同心言僣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葑須也菲芴
也下體根莖也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冥
安也涇以渭濁湜湜其止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也 清字為湜
湜作訓謂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二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七

涇渭相入之處愈見涇濁愈見渭水止處湜湜然說文曰湜
水清見底也此毛說也鄭乃改正為泚訓湜湜為持正人之
持正如水中 房絮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閔容也
有泚礙流 舟船也方泚也已見周南此不再 有謂富也亾謂貧也愴興
也 說文云愴起也起即興正義作養也非 阻難也育長也鞠窮也旨美也御禦
也 與正義作養也非 阻難也育長也鞠窮也旨美也御禦
也 洗洗武也潰潰怒也肆勞也 此謂肆即勤之段借 暨息也 此謂暨即
嘒之段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
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式用也微君之故微無也中露露衛邑也泥中泥衛邑也 露
泥
二字今補從來連中字為邑各非也泥中猶
言邑中中露猶泥中也即中林林中之例

旄丘四章章四句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瑱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喪如充耳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也誕濶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日月以逝而不我憂也必有與言與仁義也必有以必以有功德也狐裘大夫狐蒼裘也蒙戎以言亂也不東言不來東也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瑱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衰如充耳衰盛服兒原作也今改充耳感飾也大夫衰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冷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僕僕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以干羽為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於四方日之方中教國子弟以日中為期碩人僕僕公庭萬舞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廟公庭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織組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
亂御眾有文章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籥六孔翟翟羽
也赫赤貌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異輝胞翟鬯寺者惠下
之道見惠不過一散榛木名下溼曰隰荅大苦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乃宐在王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
以自見也

恣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沛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
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

皇清經解

卷之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九

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潛我心悠悠駕言出遊
以寫我憂

恣彼泉水亦流于淇興也泉水始出恣然流也淇水名也變

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沛地名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

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禰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干

言所適國郊也載脂載牽還車言邁脂牽其車以還我行也

邁疾臻至瑕遠也

此謂瑕即退之段借

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

肥之言飛也非

也飛必兩張其翼非者 違也故以言自同而異須潛衛邑也寫除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

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譏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
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己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出自北門興也北門背明鄉陰窶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也
適之埤厚也譏責也敦厚也遺加也摧沮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姊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

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二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十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兒

說文曰雱博也篇文

作 惠愛也行道也虛虛也

釋文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今按正義本正釋文之別本也虛徐也三字爲句以釋經似是但

正義文作邪鄭始易邪爲徐毛意虛邪如管子之志無虛邪耳虛虛也者謂此且亟急也喑疾兒霏甚兒

霏說文無此字古當作非非猶飛也

攜手同歸歸有德也莫赤匪狐莫黑非烏狐赤烏黑莫能別

也攜手同車攜手就車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變貽我

彤管彤管有輝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

美人之貽

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妹美色也俟待也
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言志往而行止
靜女其變貽我彤管言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
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
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
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
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燁赤
貌彤管以赤心正人也牧田官也萑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萑
取其有始有終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言非爲其徒說美色
而已美其人能遺我法則

新臺三章章四句

皇清經解

卷六皇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十一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
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篚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
浼燕婉之求籩篚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

感施

泚鮮明貌

此謂泚卽坻之段借說文引正作坻

瀾瀾盛貌水所以絜汙穢反于

河上而爲淫昏之行燕安也婉順也籩篚不能俯者洒高峻

也

釋王云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瀉高謂其頂洒謂其身峭直夷上者其頂平不高出也洒下亦謂身斗峭也說文

日陵隋也隋陵也峻同陵酒卽陵之澆澆平地也吳卽賦清

段借字凡言陵隋皆謂斗直不可上善注引韓詩壘壘皆如門殄如珍

章澆澆之異文也右音酒讀如說澆壘壘皆如門殄如珍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言所得非所求也感施不能仰者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媿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駛疾而不礙也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逝往也不瑕有害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二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十一

言二子之不遠害也

此亦謂瑕即退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 玉裁訂

鄘柏舟故訓傳第四 國風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柏舟二章章七句

柏舟其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興也中河河中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一

眉說文髦作髮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之死矢靡它矢誓靡無之

至也至己之死信無它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諒信也母也天也尙不信我也只同訓如日居月諸居諸同訓乎天謂父也特匹也慝邪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囊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與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

反傷牆也中葍內葍也醜於君醜也褻除也詳審也長惡長也東東而去之讀抽也

抽當作籀說文籀讀書也籀之義訓抽說文敘云諷籀書九千文是也毛公及立言皆用抽為籀抽籀漢之古今字或假抽為籀辱辱君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髻也玉之瑱

也象之栴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兮玼兮玼字一作瑤淺人乃以分別二三章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繼袼也子之清揚

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皇清經解 卷六 百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二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言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

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迹也羔羊作從迹佗佗者德

平易也如山如河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尊者所以為飾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有子若是可謂不善乎玼鮮盛貌翟翟禴

翟闕翟翟羽飾衣也翟羽之翟今補此與碩人傳翟翟車夫亦云翟羽人以翟羽飾車文法正同說文禴字下飾衣也鬢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絮也瑱塞耳也栴所

以搗髮也揚眉上廣也皙白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尊之如天審諦如帝展禮有展衣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裳覆

也縠之靡者為縠是繼袼也是當暑袷延之服也清視清明也揚且之顏廣揚而顏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為媛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於也唐蒙菜名沫衛邑云誰之思美孟姜矣姜姓也言世

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弋姓也

定姒穀梁庸姓也漢有膠東庸作定弋生又有庸光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之疆疆鶉之奔

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鶉則奔奔鶉則疆疆然良善也兄謂君

之兄君國小君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潛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

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榭之榛栗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旣零命彼倌人呈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駮牝三千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作于楚宮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椅梓屬虛潛虛也堂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降觀于桑地勢宜蠶可以居民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憲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卿大夫零落也倌人主駕者匪直也人非徒庸君也秉操也馬七尺以上

皇清經解

卷六音義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四

曰駮駮牝駮馬與牝馬也

蠲螬三章章四句

蠲螬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蠲螬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齊于西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蠲螬在東莫之敢指蠲螬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隣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乃如之人乃如是淫奔之人也不知命不待命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

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
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

相視也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止所止息也俟
待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
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五

告之

子子干旄之貌干旄注旄於干首大夫之旄也干者竿
之段借浚衛

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素絲紕之良馬四之

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

四馬也姝順貌畀予也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素絲組之總以

素絲而成組也五之驂馬五轡析羽為旌城都城也祝織也

此謂段借祝與織
雙聲而合音取近六之四馬六轡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
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漚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亾傷許之小
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藏我思不遠 既不我嘉不能
旋濟視爾不藏我思不闕 陟彼阿丘言采其蠡女子善懷亦
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
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辭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潛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
涉不能旋反言不能旋反我思也我思不遠不能遠衛也濟

止也闕閉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蠡偏高曰阿丘蠡貝母也

此謂

蠡卽苗之段借

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蠡者將以療疾行道也尤過也

眾穉且狂是乃眾幼穉且狂也狂也字在補進取一槩之義我

行其野芃芃其麥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也控引極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三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六

至也不如我所之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四

學海堂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 玉裁 訂

衛淇奧故訓傳第五 國風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淇奧三章章九句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人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僮兮

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

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僮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

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皇清經解

卷六 國風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一

寬兮綽兮倚重較兮

倚作倚者誤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興也與隈也綠王芻也竹蒿竹也猗猗

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烈匪文章貌謂匪卽斐之段借治

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加切如磋道其學而成也如

琢如磨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矜莊貌僮

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青青

茂盛貌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者

所以會髮

六字依正義正義引儀禮注收者所以收髮證傳會者所以會髮之文孔氏所見傳未誤也此蓋毛

公謂經會為輸之段借周禮故書王之皮弁輸五采玉璫大

鄭云輸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禮禮用細讀

與輸同說日以組束髮乃著筭謂之檜王裁按然則詩謂以骨施揲髮以組束之乃加弁而光耀如星三家詩必有作輸者輸說文云骨槌之可會髮各本作弁弁所以會者正與毛傳周禮大鄭注同弁皮弁髮不辭由淺人不解會

者所以會髮之文乃刪會者二此謂簣積也如金如錫如圭

如璧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也寬能容眾綽綏也重較卿

士之車善戲謹兮不為虐兮言寬綏弘大雖則戲謹不為虐

矣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

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天

弗告

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適寬大貌此謂適即

進也此謂軸即弗告無所告語也寔之假借

皇清經解 卷之四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二

碩人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

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

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

儻儻翟裼以朝大夫風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

采芣芣醴醴發發葭蒹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頤頤具長貌依玉衣錦褰衣衣錦文衣也夫人德盛而尊嫁

則錦衣加褰褱東宮齊大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

姨姊妹之夫曰私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如脂之

凝頰頰也蝥蟻蝥也瓠犀瓠瓣螭首額廣而方也

此下當有娥眉好貌

四字娥字迥眉好貌三字為句王逸注離騷正如此凡娥眉皆書或作蛾段借字耳娥者美好輕揚之意小顏乃有形若蠶蛾之說蠶蛾有毛角非眉也倩好口輔盼白黑分敖敖長貌農郊近郊驕

壯兒朱噴儻儻噴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儻儻

盛兒依玉篇作儻儻翟翟車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大夫夙退無

使君勞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

退然後罷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眾魚罟濊濊施之水中鱣

鯉也鮪鮪也發發盛兒葭蘆交亂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

士齊大夫送女者揭武壯貌此謂揭卽佗之段借說文佗佗勇壯也

氓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亾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

皇清經解

卷六 皇四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三

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懲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

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王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坳垣以望復

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漣當作連連當作連字之誤也 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

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

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

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

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旣遂矣至于暴矣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

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氓民也蚩蚩者敦厚之貌布幣也王一成爲頓王愆過也將願也境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有一心乎君子故能自悔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體賄財遷徙也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猶沃沃然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鳩

鶉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于嗟女兮無與士耽耽樂

也此謂耽卽媾之假借說文曰媾樂也耽耳大垂也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隕隋也湯

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極中也啞其笑矣啞啞

然笑悼傷也泮坡也總角結髮也晏晏和柔也且且信誓旦

旦然說文引信誓旦旦旦卽恒字當是傳以旦然釋旦旦也箋云思息言其懇惻款誠正申毛意○此亦虛虛也

皇清經解卷六頁零四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四

之例謂此旦旦字卽懇惻款誠之旦旦字非日出地之旦也

竹竿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

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

玉之儺 淇水洩洩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興也籊籊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

待禮以成爲室家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瑳巧笑貌儺

行有節度洩洩流貌檜楫松舟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擢舟也

擢入手引也作擢誤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出游思

鄉衛之道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鞮雖則佩鞮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兮

芄蘭之支與也芄蘭草也君子以德當柔潤溫良以用也能左右之日

以言君子用有德之臣當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柔潤溫良此從宋本岳本

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能不我知不自謂無知

無當作有以驕慢人也容兮容儀可觀遂兮佩玉遂遂然垂帶悸

兮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也鞮決也能射御則佩鞮甲狎

此謂段借

皇清經解卷一百零四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五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杭說文誰謂宋遠跋子望之誰謂河廣

會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杭渡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

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

首疾焉得諛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自伯之東首

如飛蓬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杲杲出日杲杲然日復
出矣甘厭也諛草此用古文即蕪字也令人善忘憂昔北堂也瘴病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
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民人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
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

無服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興也綏綏匹行兒石絕水曰梁之子無

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厲深可厲之芻帶所以申束

衣無服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皇清經解

卷六 皇清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木瓜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
之遣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楸木也可食之木瓊玉之美也

瓊為玉之美者故引瓊凡石之美皆謂瓊如瓊

琚瓊瑤瓊華瓊瑩瓊玖瓊英瓊琚佩玉石納閒之石也雜佩

琕皆是也應劭曰瓊玉之華也 琚佩玉石納閒之石也雜佩

謂之佩玉有琚瑀以網閒琚瑀皆美石也鄭風正義釋文

皆引說文琚佩玉各名亦石之誤此傳石誤為名久矣 瓊
瑤瑤美石正義作美石不誤釋文作美玉誤也說文現瑤瑤
獻卿瑤爵獻大瓊玖玖玉石王風傳曰玖石次玉者說文玖
夫是其等差

名乃玉石之誤耳玉石見揚雄蜀都賦漢書西域傳師古曰玉石石之似玉者也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四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七

聖五
上四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五

學海堂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 玉裁訂

王黍離故訓傳第六 國風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黍離三章章十句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噓皇清經解 卷六稟五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一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彼宗廟宮室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中心搖搖憂無所愬也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彼黍離離彼稷之穗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自黍離離見稷之實也中心如噓憂不能息也 玉篇作謂噓憂不能息也噓憂 雙聲字憂老子作憂氣也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鑿牆而棲曰鳩估會也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無所用其心也簧笙也由用也房國君有房中之樂陶

陶和樂貌翫翫也翫也翫也之上當有籛字此翫翫也翫也翫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皇清經解 卷六 皇五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二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東薪興也揚激揚也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楚木也甫諸姜也蒲草也許諸姜也

中谷有蕓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蕓閔周也夫婦月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難矣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有女化離嘒其嘆矣嘒其嘆矣遇人之艱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蕓嘆其溼矣有女化離嘒其泣矣嘒其

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蕓嘆其乾矣興也蕓離也

說文蕓
產也

嘆菸貌陸草生於

谷中傷於水也此別也艱亦難也脩且乾也

且者將然之詞
幽風予尾修修

傳曰修修敝也此修義同條其款矣條條然歎也溼離遇水則溼也啜泣

貌

兔爰三章章七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尙寐無吶 有兔爰爰雉離于學我生之初尙無造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尙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壘我生之初尙無庸我

皇清經解

卷六皇矣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三

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爲羅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尙無爲尙無成人爲也惟憂吶動也學覆車也造爲也壘毀也庸用也聰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

有 縣縣葛藟在河之潛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

我聞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厓曰漘終遠

兄弟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淚厓也。謂他人母。王又無母恩也。
正義謂此爲箋蓋誤不言王無父恩。王又無昆恩者。不待言也。嫌王非母故特釋之。有父道者必兼母道。澹水陳也。昆兄也。視疏言之。謂於王疏也。喪服中言兄弟者。自其日從祖昆弟。曰族昆弟。雖疏必曰昆弟。親親之辭也。此詩自解曰。兄弟謂王曰昆不敢以其戚戚。君而得循九族之稱也。謂王曰。父母者九族中從祖父母。族。父母從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是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

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彼采葛兮輿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蕭所以共祭祀艾所以療疾。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五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四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蒺豈不爾心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
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

皦日

大車檻檻毳衣如蒺。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
夫之服。蒺離也。程氏瑤曰。離當作騶馬。蒼白雜毛曰騶。取其同色。蘆之初生者也。當

作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

然服。毳冕以決訟。畏子不敢。畏子大夫之政。終不敢也。啍啍
重遲之貌。璫。頰玉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穀。生皦白也。生在

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爲一也

E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E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E中有麻彼雷子嗟彼雷子嗟將其來施施 E中有麥彼雷
子國彼雷子國將其來食 E中有李彼雷之子彼雷之子貽
我佩玖

E中有麻彼雷子嗟雷大夫氏子嗟字也E中堯塢之處盡
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子國子嗟父
將其來食子國復來我乃得食也貽我佩玖玖石次王者言
能遺我美寶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五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五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五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六

學海堂

毛詩故訓傳

金壇段大令 玉裁訂

鄭緇衣故訓傳第七 國風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緇衣三章章六句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好兮敝子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席兮敝子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改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一

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適之館舍粢飧也

依釋文作飧禮公發五牢以下是也

諸侯入為天子

卿士受采祿好猶宜也蕭大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

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

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

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牆垣也桑木之叢也當云木之叢者也以此諸兄多言諸兄公族園所以種木也檀彊忍之木忍周禮注作刃謂堅也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冬獵曰狩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二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狙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

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馨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馮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

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叔于田乘乘馬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驂之與服和諧中節也藪澤禽之府也烈烈謂烈爲烈具俱也謂具爲俱

借袒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狙習也乘黃四馬皆黃

也揚揚光也忌辭也騁馬曰馨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驪白雞毛曰馮齊首馬首齊也如手進止如御者之手也

阜盛也慢遲乎希也棚所以覆矢鬯弓弜弓

此謂鬯即
鬯之段借

清人三章章四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御狄子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亾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芴芴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

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消搖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

中軍作好

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重英矛有英飾也消

河上地也庶庶武貌重喬累荷也

荷上聲沈重
及正義說是

軸河上地也

皇清經解卷六百零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三

陶陶驅馳之貌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中軍作好居軍中

為容好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飾孔武有

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

彥兮

如濡潤澤也洵均侯君也渝變也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

司主也晏鮮盛貌三英三德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摯

執子之手兮無我敵兮不寔好也

遵循路道摯擊祛袂也寔速也敵棄也 釋文曰讒木亦作敵

引詩無我敵今此毛正從支也鄭箋作醜訓惡讒與醜同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士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且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鳧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

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

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將翱將翔弋鳧與鳧聞於政事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四

則翱翔習射也宜宥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君子無故不徹

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也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問

遺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大子忽嘗有功于齊

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

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

總

同車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佩玉瓊琚佩有琚瑀所以納聞

也此與上篇傳相足孟姜齊之長女都聞也聞者嫺行道也衍一行字

英猶華也佩玉將將鳴玉而後行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隱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郭易橋為橋

隱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隱有荷華興也扶蘇扶胥木也此從釋文無小字為長正義作小木

乃淺人用鄭說增字非也毛云高下大小各得其宜高下謂

山隱大謂扶蘇松小謂荷龍正言以刺忽與鄭說異鄭乃互

易其小大耳呂覽及漢書司馬相如劉向揚雄傳枚乘七發

許氏說文皆謂扶疎為大木許氏扶作扶古疏胥蘇通用

荷華荷扶渠也荷本葉名以為花葉之總名陳風傳亦曰荷扶渠也苗苗荷華也淺人於此刪下荷字乃不辭其華苗苗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子都世之美好者

也狂狂人也且辭也周頌傳曰且此也狂且言狂如此既且言既如此松木也龍紅

草也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

蕻兮二章章四句

蕻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蕻兮蕻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蕻兮蕻兮風其漂

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蕻兮蕻兮風其吹女興也蕻稿也人臣待君倡而後和叔伯

言羣臣長幼也倡子和女君倡臣和也漂猶吹也漂與吹不向義而漂

因吹致故曰猶吹凡要成也訓話言猶者視此

狡童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狡童昭公有壯狡之志也 好也有壯狡之志正義以童心釋之是也 不能餐憂懼不遑餐也不與我食不與賢人共食祿不能息憂不能息也

憂上當有噎字與黍離傳同

褰裳二章章五句

蹇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子惠思我蹇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

惠思我蹇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惠愛也澗水名也狂童之狂也且言狂行童昏所化也

當作僮僮未冠也引 伸之曰童昏二篇同 洧水名也 土事也 經本作事傳本作事 土也 謂事即土之段

皇清經解 卷之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六

借轉寫以注改經又以經改注經果是土字何須傳乎前 文士曰昧旦何以不傳也吉士誘之無與土耽皆不傳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

悔予不將兮 衣錦娶衣裳錦娶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

錦娶裳衣錦娶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豐滿也巷門外也悔予不送兮時有違而不至者昌盛壯

貌將行也衣錦娶裳嫁者之服叔伯迎己者

東門之壇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壇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壇茹蕙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

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之壇茹蘆在阪東門城東門也壇除地町町者茹蘆茅
蒐也男女之際近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邇
近也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栗行上栗也踐淺也卽就也

風雨三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

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

不喜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與也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

喈然胡何夷說也瀟瀟暴疾也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晦昏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七

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廢也釋文定本皆無校字世亂則學校不脩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

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

三月兮

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子寧不嗣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

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佩佩玉也土佩璆珉而青組綬不來

者言不一來也挑達往來相見貌在城闕兮乘城而見闕也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亾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
信

揚之水不流束楚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
乎迂誑也此謂維予二人二人同心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
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八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
娛

如雲眾多也匪我思存思不存乎相救急縞衣綦巾聊樂我
員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家得相樂也
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荼英茶也言皆喪服也茹蘆茅蒐之染
女服也娛樂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
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靈露漙兮定之方中靈雨既零毛云零落也故鄭釋
靈爲善此章鄭則云靈落也讀靈爲零也
詳正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靈
義

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靈露漙兮與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

也清揚睂目之間

君子偕老傳曰清視清明也揚睂上廣也故此傳總之曰睂目之間謂睂目都好也

若爾雅目上爲各郭注睂

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適我願

兮適其時願瀼瀼盛貌臧善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

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諶贈之以勺藥 溱

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諶贈之以勺藥

皇清經解

卷六百零六

段大令所訂毛詩故訓傳

九

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蘭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草瀏

深貌殷眾也

